

叙事

誌

記

碑

二谷山人集

都六冊

光緒辛卯重鐫



二谷山人集

浙甌樂東侯氏臧版

重刻二谷山人集序

文體之敝至明之中葉而衰甚矣魁儒舊學率沿宋人語錄之派不足以言文而一二以詞章名世者則又務爲佻薄恣肆唐宋矩矱潰決殆盡或貌爲漢魏而樵擬過甚流爲僞體故四庫所著錄存日明人別集無慮數百家余所瀏覽者亦逾百種自荆川遵巖震川升菴元美諸家外其可誦者蓋亦罕矣吾郡樂清在明時人文蔚盛若章恭毅之奏議朱蕩南之詩皆卓然可傳然恭毅之文頗嫌其太質言以人重固不必以文章流別繩之蕩南專力於詩而文不

二谷山人文集序
多見二谷侯先生最後出甄綜經史特爲淹雅文似
宗泐荆川諸家而以視恭毅則已過之詩與蕩南涂
轍不同而亦無纖仄之音讀書記善談名理尤先秦
古子之餘緒也原集在當時蓋非一本年久散佚余
官中外三十年悉心購訪得文集十冊詩集四冊又
近稿十卷皆先生手定梓本讀書記附刊集中以校
四庫所收曹溶學海類編本多至倍蓰蓋先生遺
著梗概略具矣先生世居樂清之東鄉其族裔今尙
蕃盛十世孫勝之爵封克傳儒業眷念手澤擬出資
重刻而里人倪君子昌復贊成其事據余所藏本精

校付梓蓋自明逮今逾三百年而先生詩文集復傳
播於世勝之之賢與倪君之修學好古皆可嘉也先
生又嘗修隆慶樂清縣志詳確有史裁明刻本尙有
存者倘勝之能爲覆刊以附本集之後使後人得窺
先生著述之全余雖衰髦尙樂觀厥成已光緒壬辰
二月後學瑞安孫衣言撰

浙甌梅師古齋鐫

江西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樂清侯二谷先生予嘉靖戊戌同年進士也諱一元
 字舜舉始釋褐時同年錢塘翁君相首篤行會稽沈
 君鍊任節俠永嘉王君德譚經畧而先暨華亭莫君
 如忠治古文及詩歌然先生尤好為湛深之思予不
 自量抑稍稍共五君相頡頏以為聞於時已而各以
 授官散去其為離合顯晦不同而要之同歸於道者
 間嘗賦六子詠是也久之翁以廣平太守致仕歸而
 沈以上書詆執政徙塞上被誅王繇給事中以直諫
 出臬南粵且棄官已而海夷內訌復提兵赴郡城難

生

路

死之予亦以忤當世免官歸而先生同莫華亭浮湛
世乍告乍起者三十年始並領方伯然竟不及持節
鉞叅大政以究所爲戮力四方之志命也然予於翁
之沒間表其墓沈及王之死復書其烈及碑賜祠而
莫且屬予序其家藏刻嗟乎先生之沒而葬也少子
保邦抱其弟麟所爲狀併王君如珪書屬予銘其墓
予安能獨無情乎哉間按狀先生於南京刑部時省
囚書暇輒下帷謝賓客讀六籍及百家言間與曹郎
王公問皇甫公汾蔡公汝楠許公應亨輩諸名流相
與選勝休沐分曹賦詩大較與唐大厯錢劉韋郎以

間字誤衍

下風流文藻畧相似於莫華亭無間焉於叅議廣東
提兵大名道及叅雲南按察粵省頗得先生文武材
而轄河南轄江西也則又稍稍聞其撫災賑饑不下
古富鄭公青州之遺也望藉甚獨以故嘗辭江陵相
公序文刻憾之終其身坐它構去其死事雖於沈會
稽王永嘉不相及而伉直之聲則又於兩公者或相
雁次焉及按先生罷官歸而卧林廬也併獲其入以
事母出以悌弟及服喪讀禮所散橐中裝以贍內外
姻族隣里鄉黨處則又孳孳然似漢獨行有翁廣平
之所不能而櫛而書之者什且伯焉嗟乎先生於予

併獲其字誤
衍

所詠六子蓋兼之矣然攷其自繇上世節毅公畱以
來高大父誠齋公震大父梅亭公敬及父廷訓世忠
義而流耀後昆者遠矣然則先生之奇崛不羣豈其
似之方其年十三以父嘗議大禮坐構逮繫走數千
里守闕上書悲慟且不已中朝爲之霽威嗟乎縉紳
大夫於今聞之猶爲欷歔而嚙指飲泣者先生得非
按漢緹縈而上書古所稱烈丈夫哉其沒也猶手書
祠堂事以授少子保邦其於名理大誼類如此所著
詩文碑誄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什晁太史璫
嘗序而傳之以行於世享年七十有五葬之永嘉三

中多

台峯之麓子男六人曰興邦曰化邦曰儷邦曰任邦
曰保邦曰傅邦化邦中鄉試卒它並郡縣博士弟子
員及禮部儒士女一人孫男女二十餘人魁壘相望
而未艾者銘曰 其入朝也文學政事鏗然巖廊其
解紱也角巾竹塵山水徜徉生不爲三公沒又署文
昌銘爾藏聿耿光魂則無不之兮於海上異人乎共
翺翔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按察使司副使前奉 勅
整飭大名道兵備事歸安茅坤撰

二谷侯公墓表

余爲郎時與故尙璽郎張有功游而侯公者其姓名不離有功口余因以心識之然出處竟參迕不復遇而侯公久謝事歸里余亦棲弁中蓋三紀餘而公以書自通累數百言公前輩長者修禮謹而辭飭余皇恐不自意久之始一報書而讀公所著撰數十萬言於是始盡得公而公不久逝矣有功前死近三十年俯仰人間世獨余在而公之季子保邦以其從父麟之狀來請言表其郭溪後堂山之墓石余掩抑三歎有間乃始能命筆公姓侯氏諱一元字舜舉溫之樂

清人也世居樂清之緱山下至公稍徙邑郭已又徙郡侯之先有通判畱者以義死海州得賜祠祀謚節毅事具宋史十餘傳而至學論公尙震生處士公仁仁生壽州公敬敬生憲僉公廷訓公之皇考也居官負節概政術位不掩德天下惜之有子四人皆工屬文而公居第三少尤神隽十一從憲僉公宦留都時北海馮公爲同舍郎有子惟訥年差次公亦名工文章然每私試尙不能當公乙又二歲憲僉公以議大禮逮繫詔獄時母陳宜人與伯兄皆暴得疾卒仲兄護喪而南公獨騎周旋憲僉公於途道如老成人憲

僉公旣拜杖公橐餽奉藥餌出則伏闕上書陳情羣公憫異之獄稍緩鐫三秩爲判官得泗州公復從之泗州學使者聞公名召使偕諸生試獨大賞識公比之天馬步雲憲僉公旣以言禮失新貴人指而御史借以見裁憲僉公獄獄不爲下遂復誣下獄公奮身上書都御史唐公龍白見冤狀其言至痛切唐公竒之謂御史毋論乃父有子如此何以輕齟齬也於是憲僉公得白而公歸補博士弟子應鄉試二十試於學使者爲第一人明年鄉試高等凡三上成進士而馮君者亦遂成進士又俱名工詩相倡和始稱能甲

乙公補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遂精爰書所識決必
據律然時時參伍以情卽有所縱舍廷尉莫能難也
尙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審必挾公從曰卽不悞我
公所與游諸曹郎若王君問皇甫君沆蔡君汝楠王
君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海內知名士工爲詩每
讌會餞送一詩出爭傳寫紙爲貴而公尤贈人口以
久次遷員外郎進郎中再疏乞歸養不報而會憲僉
公病卒公自恨不逮侍湯藥馳歸晝夜號慟至委頓
毀瘠骨立或謂病而肉食非禮也耶公飲泣弗應竟
除服栖遲墓田者累年撫公朱中丞統父行也程公

手相勉曰親逝不復矣而更偃蹇明主於義兩墜乃
強起至省復移疾歸又三年始謁吏部選乞南復得
刑部郎中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海北道署故
在省而海北相距千里而遙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
人以其爲神省試入棘提調程式文多出公手遷河南
按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勒習騎射信賞必罰所部
皆悉成精卒已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乘月登樓賦
詩居然有越石長嘯風亡何遷廣西左叅政公之在
大名以不能得其地要人指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
摘公御史大夫周公延獨持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

生者而毀遽及之何當也於是公得用叅政秩調雲南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靖江王之宗屬指眾而驕嘗闕出城外又時時溷臺司白事請祿公一切以禮禁之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而覬覦爲長者公執不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猖寇廖金牙謀據之公急馳書兵使者伐其謀寇遂平自是連徙內地爲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布政司利藪公以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準卽庫官吏毋敢染指謳謠載道故相嚴當藉貲不登數頗株累他親曲公從容調停得以毋大累尋提調其省試得士居多不

以自名人覲歸上疏乞休用年迫力衰爲請時相止之勿上而他給事緣指亟抨公其辭公疏語也報致仕邸吏馳歸白公公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官中事旣畢乃起白奉 旨致仕不得復事左右矣再拜而出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日公遂行餞車填溢父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笑自如無幾微見顏色提學徐君曠贈公文以爲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言公歸迎謂群從曰身今吾有矣若曹以解綬念我不知我弛擔之樂也上堂奉其繼母夔夔然撫弟怡怡然御子姓秩秩然開屏居浮沚創環壁書院伊

湖澹蕩在日關西園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踵接折
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詠詩盡東南之勝者餘二十
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最後乃得公然謝監
蹠而曠公雅而恬不相當也雖語不絀宦途事然聞
朝政得失邊警民瘼未嘗不惻然移時也公性好施
予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
之內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不時竭每謂薄田僅
十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心庶幾不愧也公素善墳
籍一日數行俱下老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
著詩文集爲卷凡二十舉子業爲卷二皆時所珍惜

公旣卧家久時望益重 今上初南垣以公應薦

詔許待補吳中丞時來復力薦公而江陵相當國頗
左抑文士不復用江陵沒復有薦者而公老矣屬疾
少時遂卒年七十五公孝友忠篤孚於遠邇直不能
藏人過然亦不宿留以故善者皆好之卽不善者亦
不深忌也齊莊儼然不墮冥冥中夜偶起必御巾幘
雖甚盛暑稀覩袒露古所稱天下長者公真其人哉
若乃稱詩必建安天寶文必匠西京昌黎要之餘事
耳有子興邦化邦儷邦任邦保邦傳邦皆才而化邦
舉於鄉先公卒公甚傷之餘具狀中古於表墓不敢

詳而余獨詳者以余當侯公必傳以侯公當余必傳故也亦保邦志也張有功之死余蓋銘其幽云

皆

萬曆丁亥歲季春之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前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兩京大理太僕寺卿南京刑部右侍郎吳郡王世貞頓首拜撰

書二谷先生集

體齋王應辰撰

近古上誤攷其字

文尚先秦西漢舊矣豈非以近古哉稽古者斷自唐虞三代典謨訓誥具有成法藝文氏之所折衷也秦漢文爾雅閎深樸厚雋永往往得於聲口故曰近古然即其言論其世準之帝王之精純鮮矣此又何也百家殊方旨意攸分得其文未得其道也故得其道者文莫尚已以余觀於二谷先生集文不在茲乎先生靈稟玄解家學淵源故發為言也其氣渾其旨遠其音希簡不求文而文妙天下至論時事有味哉斯

言是在其中矣。視諸秦漢雖無一語襲莫不知爲秦漢文就而一以道揆則未有能臻微言若斯者也。吁至矣。先生以斯文効實于奮庸帝王精純夫既有試夫文章家宗賈董亦以道言之爾。論者曰近緩近激迺予固未暇夷攷其時宜不若先生先生方際休明攄所學以致主成化卽唐虞三代可幾也。匪直文之古爾也。然則過賈董遠矣。

叙比部先生集

四谷山人一麟撰

侯季子曰余讀吾兄比部先生之文迺余心卑卑焉若未遊其藩覩其行則使余慢然而服膺憫然念己之不中若是則言純則行純師可不謂大備哉。蓋伯牙遇鍾子而鼓琴獲人合匠石而揮斤卞和獻玉師曠調鍾音知我者希所從來遠矣。歷遡往牒若屈子離憂之篇司馬名山之藏歸文者百世然納忠乖乎中庸是非謬於聖人故學者非姬孔則莫爲程矣。世之君子立言脩己豈必蹈其位體其經步步趨趨然

鍾字誤衍

後謂之似哉期於隨象方圓因形裁割規矩短長各有云設要在不失先民之意而已今耳目未曾之見類安習俗以爲任質而矯卓行剽掠六經而排漢秦則是書契焚結繩之約象辭殺卦畫之玄而誠之者終不可以自然余幸承父兄之誨距躍咫聞亦有日矣竊歎有味夫子之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余以是觀先生之文優之柔之揆之度之自索之自得之而知其所以立言大較因事陳辭事極辭止不爲窾言故與之論治則事稽於上古言切乎當世其地淳薄而匡失俗其時稷飢而救

忠孝二字誤列

民微不出期會簿書而有禮義科指論人則進仁厚而退虛僿先孝忠而後雄豪羞勢位而崇孤高辭義所加頑懦變易論文則上希六經下酌唐宋中述漢秦諸子百氏條貫畢盡要其歸趣咸不詭於聖人若隱約其辭玩之有餘博洽其文多而不厭取類玄而顯稱文直而婉樸而實郁近而實遠爾雅渾厚溫潤深潔迺若心之精微言之浩渺事之終始著之於文不隱不逸不猥不并施之則實核行之則有功所謂見之行事者非耶至其馴行出於天性則余嘗聞家庭言先生髻鬣外傳聰明絕類授經知旨授者不能

對其疑義年十三則遭先大人以言禮逮治先生紘
紘數千里守闕上書達情天子已而先大人待罪泗
上而御史復希旨指訶以他事下獄先生卽又上書
匍匐自列先大人徒以直道不容奈何用微文傷正
直名言至痛哭而今冢宰唐公時爲都御史得書則
大嘆服持視排擠者曰有子如此庸可隙乎久之竟
白出先大人先大人正言直行蒙難數矣而先生常
周旋竭力未嘗去左右平時承顏溫恭肫實具曾閔
之質居則巖然先覺有志聖業及仕法曹守仁平憲
生者不恨死者不怨持已合謙謙君子儉約廉潔則

砥

羔羊退食之節童年夙悟長而有述終賈揚聲甘奇
顯設兄無讓焉我伯兄鳳山先生裒然競爽惟余小
子無所似斯日邁月征所以興慨也余旣底厲深惟
入孝出弟而以其餘羨學文間亦持視諸先進君子
諸君子亦多過譽余者先大人以此一日命麟曰汝
能文乎吾侯世業儒以忠義顯先人行事多軼而弗
載而吾與汝母宜人砥節苦艱宜人卽世亦未有傳
也我甚恨之汝卽有述則毋忘吾所欲傳誌矣麟對
曰諾於是退而作侯氏大傳草創未成會遭大故追
念先大人之命逡巡未酬若有所墜失先生時在留

都再疏乞養待報久之竟從計歸至則哀毀踰制塋祭以禮倚廬之暇既整齊其家政小大謚如廼卽披涕論次先大人先宜人之行事視余小子余小子拜稽顙曰兄之事親仁人矣哉不爲誣善而家傳整齊略備麟異日者有以下報先大人矣夫古今稱誦周公者以其論歌文武之惠而通之禮樂也今先生嚴父於寧神盡禮於致憂孝友於施政亮章於厥文庶幾哉可稱繼述斯善誦法姬孔者已麟聞炳燭之明不已猶有所詰廼先生則日出之時馴斯以往人文其有興乎集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古詩遍漢魏近體

酷似王維具論洪大夫序中以故弗論而許大夫序文已余故并闡人行所先切於世者以俟躬行君子

按四谷山人字宗祥昭著有龍門集二十卷

二谷山人敘岷見二谷文瑞樓書目九千

次書書目四十四州經籍志七十三已著

錄

碑

樂清縣學孔子廟碑

平陽縣張侯去思碑

城樂清縣碑

序

贈陳全野序

蔡白石集序

送翁東泉先生序

贈巖玉山序

送滁江宋子

壽北窓先生序

贈李學樵序

壽溫處士序

贈張鄧西序

送翁舟山序

龍岡下誤拔
赴台二字

贈吳郡伯入
觀序

鴈山續集序

壽外父王翁序

贈邑侯歐陽龍岡序

宗人贈歐陽公序

贈彭明府序

贈邑侯楊石峰序

贈莊少尹序

贈郡侯丘次臯入

觀序

隨車甘雨詩序

陳母太淑人榮壽叙事

賀鄭母七十序

海國絃歌詩序

贈鴻洲龔公序

泰順學贈郡公序

鴻洲詩錄序

壽東海伯父序

賀周順拙序

賀順拙五十序

存愚哀輓序

贈谷東泉序

壽竹溪徐翁序

贈趙方厓公榮遷序

壽徐東園序

贈王寄山序

贈邵裕里序

鴻洲詩集序

贈王敬所序

贈印岩王公入 觀序

廣東鄉試錄序

北畿歲考錄序

王鶴泉集序

書疏

上郡侯洪覺山救荒書

走筆戒弟書

築城利病議

雜著

說琴贈莫子

書毛忠襄公傳後

黃氏濟陰亭贊

循良二瑞卷後語

跋姜太僕法帖

書瓊桃集後

書椿萱雙慕卷

冠範

為人後篇

昏範

頌贊

耕南贊

鹿岡贊

後谷追贊

讀書記

名理篇

論學篇

傳習篇

尙友篇

道術篇

擬議篇

義命篇

觀物篇

誌誄 祭文

先僉憲公壙志

先僉憲公行略誌

叔父壙志

岐山叔父傳

赤岡先生經公墓碑

外母墓志銘

松亭處士小傳

司教雙溪鄭公墓志銘

松澗王翁墓志銘

松溪方翁墓志銘

趙烈士傳

抱拙處士墓志銘

祭順齋先生文

祭顧公子文

九卿祭東橋顧公文

祭翁太宜人文

奠趙龍山親家暨配錢安人文

祭徐東山文

哭女文

祭甌東項公文

四六

賀滄溪黃侯考績叙

賀郡侯葉公膺 召叙

賀郡伯龔公述職叙

上古冲李公啟 賀周潭汪公啟

廣東鄉試致大巡啟

武舉致孫大巡啟 海北宴大巡啟

擬宋頌九經州縣學儒臣謝表

二谷山人集

樂清侯一元舜舉著

裔孫爵封勝之重梓

譜例

吾侯氏譜自十二府君自昔里人之謠曰千年
侯按前記始府君居閩也系自侯知一知一之
祖行果開元含象亭學士也傳三世而知一謫
閩又曰唐侯君集晉侯史光漢臨淮太守霸皆
其先而其鼻祖迺周唐叔虞之後更唐爲晉晉
侯緡之裔適他國以侯爲氏其然乎蓋疑以傳



疑君子慎焉

吾侯氏有東房東房之一世吾之二世也然莫詳所自分蓋譜失之願其初誠一人也東房世自爲紀及今十二世則行輩合矣

譜舊法方岩謝氏謝氏法出歐蘇有大宗小宗二圖其實一也夫五世則再起別書以爲小宗似矣然五世者孫視王大父之謂耳五世則遷非有定也夫小宗者自大宗別之猶木有幹有枝有小枝實一木也欲求大宗小宗者世表具矣

禮曰別子爲宗以別於世適之嗣爲諸侯者故曰別子自他國來徙者亦然然則始遷之爲太祖達乎大夫士庶人矣吾侯氏數世之後稍稍分徙其近者自可從其本宗遠者當自爲大宗無疑也夫尊祖收族自宗始宗者非其名之謂也故曰支子不祭以明宗也祭猶不敢況其他乎夫禮書詳矣

先世之故世表略備其有行業者有傳傳者傳也善則傳之孝子之道也夫奉天道以事其所隆者不敢誣以善故無臣有臣爲欺攝束帛乘

馬爲不誠所謂以善爲之而反陷乎罪者蓋如此矣凡有誌者不復傳

北郡李氏譜有外傳傳女子貞家人之本故傳

諱不表則還相襲往者不可追矣表以正來者偏與嫌若字不諱可也

世表一本之義行表合族之義舊譜以行分繫于世非行意矣

年表之來遠矣君子於是觀世澤焉夫論世者以文獻獻近而文遠故志藝文昔者遷史割裂

古文以成其一家之言君子病之然秦漢文字經遷裁剝者無不精渾過其本故曰因革損益有衡準矣藝文文卽弗古然意達理不詭者不復釐也述不作之義也

居址見之世表矣祠墓坊表若先世之遺事傳所不入表所不著者都爲雜志終焉

枝葉知其根柢非夫敦龐碩大之君子惡能昌其世哉然則府君之行事可觀矣可觀矣配葉氏子男三春寅卒葬緱山之麓當小宅屋右中允性內吾嶽正二十府君諱寅字永賓號觀江前記稱府君知書顧不傳其平生然他日吾侯衣冠之派皆自府君配李氏子男二全耆全艾卒葬黃坑山之左不寒亦自然三三府君全耆字廉強號緱峰叟是時五季天下騷動閭閻莫保其世蓋吾侯一綫之脉賴府君傳之配卓氏卒葬頓旗峰下是曰圓墳

四六府君正伯字淑溫緱峰叟仲子緱峰叟長子五

傳則絕矣而府君本支瓜瓞又旁繼絕世益蕃配姜氏葬曰方墳

四二府君諱國伯字淑文父曰緱山樵隱樵隱公賢不任顧篤好詩書府君能傳之配施氏府君葬其父母檉江而身耐祖蓋從治命云

六十府君佐賢者字思齊號雪溪弟六二府君信賢字思運號雪江二公友愛天至雪溪公配周氏有二子曰畿曰甸而雪江配解氏無子以甸嗣卒俱葬半山雙鱗蟬聯焉

五六府君諱忠賢字思並號雪峰安貧樂道人也而

善毅似其子子四人畱萬畝蕃皆彬彬文儒畱卽節
毅公闔室死節海州者也府君卒與夫人張氏王氏
俱葬天馬峰下

九一府君畿字謙子號方石配何氏九二府君甸字
端子號吟泉配陳氏聞之父老曰二公皆長者也吟
泉公二勇次日凱孫凱孫出爲八二府君後吾上宅
之所自出故後人世世兼祀新墳焉新墳者吟泉公
墳也在頓旗峰下方石公卒葬李家壩

八一府君畱字道子號霜厓生宋嘉泰甲子少負氣
節凡八貢于鄉第一試制科輒不第廼習右科擢第

一人府君復自請試制科者三焉終不第於是授合
浦尉遷柳城合衛步軍司幹辦侍衛馬軍行司計議
官寶祐五年用賈似道辟通判海州兼南府計議頃
之李松壽以元兵據山東突出漣泗府君與苦戰城
下死之城破闔室殲焉府君凡兩室五子皆死事在
宋史忠義傳中太學生三十一人上書言狀詔海州
祀府君廟曰旌忠謚曰節毅又詔立廟府君之鄉生
死兩祀配劉氏趙氏封永嘉郡夫人府君子旣前死
廼以猶子子君錫主祀事所著有霜厓集博士陳松
龍序之大略謂府君人文霜潔厓峻已而府君果以

全節表百世云

論曰往僉事府君仕泗上也嘗之海州求霜厓公廟廟亡矣獨與諸名宦食巖宮之祠蓋中國於是再易姓矣世遠莫知廟之亡日府君既拜霜厓公則榜徨請其上官飭材起廟焜煌如故云夷門李枝曰霜厓公之死具三綱焉臣死君子死父妻妾死夫夫三綱百世可知也海州之廟絕而復續有天道哉

八二府君諱萬字恭子號石厓霜厓公之仲弟升國子上舍未命卒妣章氏無子萬十七府君凱孫後之

遂以大昌是時吾侯文儒振矣霜厓公爲之倡有憶思齊叔送弟恭子讀書嚴瀨二詩載集中一時厲精相勗疊疊也石厓公葬天馬峰麓蓋父墓吾侯氏之來於是七世矣始者綿延不絕猶貧儉窶人也霜厓公仕有祿矣又捐身不還蓋至于萬十七府君而後有素封之業府君諱凱孫字宏甫號西壑西壑公蓋勤治生以殖其財然無所紛奢顧以好施周急聞兩姪君瑞君輔不能治生府君業之田百餘畝成立之建書院以勸學于族族人多應者而府君所居有鼓吹所有茅樓規模日益宏遠矣先配李氏卒葬所居

之東山曰花墳後府君卜地信譽之丘樂之預爲壽藏與繼室方氏葬焉府君三子中子時泰以府君命遷信譽蓋使守塚云於是吾侯有信譽之派瑞四府君諱時復字君可號若海爲人潔廉孝友父西壑公旣饒於財以府君長子任事愛之迺悉釐其財爲十二分府君獨得五而後母弟時泰時鼎兩人合得其七府君踧踖力辭不聽及西壑公沒則卒行其志三分其產與兩弟均後母方氏用西壑公遺財生息之又數千計府君又悉推與兩弟不復分而府君病嘗劇孳孳囑其子忠五忠十二祖母壽在堂卽

有旦夕不可諱務力後事勿有悔爲書推言義利甚悉也書至今存焉嘗爲阡長阡長者蓋農官也府君善其職於是孝友內揚方正外裸偉然鉅人長者矣府君年二十則築李家壘居之李家壘者山形若筆架連峰並出而相肖似削琢不過也龍虎周內自府君居之至今李家徒存空名所謂物無兩大者乎忠五公早卒其子與權守府君故居忠十二公從遷亦先府君沒後五年爲洪武甲辰而府君卒得年七十有六因葬頓旗峰下妣曰蔣氏趙氏是時忠十二公之子與樞生十五年矣卒居李家壘是曰上宅而別

其故居曰西老宅云

論曰尙觀瑞四公之事得長者之行三焉西壑
公分財厚前妻之子則安有吉甫之惑閔父之
傷瑞四公分財厚後母第如其友事後母至死
不怠如其孝薛包王祥之節緼而不施穆如也
夫水一爾觀湍瀨之必赴惡知深淵之潛逝哉
無亦其不平者孝鳴之乎故曰無憂者其惟文
王矣或謂上宅文儒獨盛以筆架山夫李氏則
嘗居之矣今不求之瑞四公積累廼專言地脈
何哉

忠九府君璩字德玉號湫隱通經好古洪武初以明
經薦授荊州潛江教諭秩滿休致是時 國家用法
嚴仕者罷歸率中路搜其裝得貨賄輒誅吏搜府君
徒得書數卷廼聽歸府君生元致和戊辰九月廿一
日卒我朝永樂甲申十一月廿八日得壽七十有七
葬馬菴前

論曰觀潛江公之仕以較所聞國初摭發雍獮
諸故實良然其所以異於先王簞簋不飾之軌
者蓋時世殊也嗟乎羊腸之載不輸也不其仁
乎方軌康達則覆却者衆矣

忠十二府君者若海公仲子諱文琬字德之號定庵
時新遷李家畧庶事草創府君質任守成若海公自
計有後甚悅也無何倭寇劫海上居民鳥散府君獨
徘徊畧中寇至府君不知其寇也顧問曰寇今何至
遂以洪武五年遇害死墓下距其生元元統甲戌年
甫四十有六葬若海公之左

論曰蓋行善者兵無所施其刃以若海公之懿
也而後嗣蒙難何哉聞其時天下初定邊海備
倭之略未設兵未屯也寇來若升虛邑耳或謂
忠十二公之死以守墓亦可悲矣人孰不死死

墓死之所哉

信七府君諱與樺字叔尹號恕庵以元至正辛丑生
生十二年而父定庵公及於難里人以其孤幼稍侵
之至誣以軍役府君力自白良久迺得解而資用枝
梧家爲之索廼府君無怨色讀書習禮卒爲鄉善人
長者仲子誠菴公諱宗瞻遂舉浙省進士府君之教
也卒永樂甲午十月十三日壽七十四配王氏葬蓮
花峰之麓

仁八府君諱宗暄字尙繼號坦庵天性古樸以孝友
稱府君生洪武丙寅積壽八十有一至成化丁亥迺

卒臨卒爲詩曰古來七十八生罕我謝蒼天八十餘
但願子孫多積善其中應有化龍魚諷訕而逝府君
卒後十三年而子介庵公爵尹興甯卒爲名臣如其
詩云配黃氏自信七府君葬蓮花峰而子孫從之纍
纍相望松楸鬱然絕他塋矣

仁十府君諱宗暗字尙震號誠齋性至孝簡重寡默
動如禮法以詩舉永樂癸卯浙省進士明年授會昌
教諭在官六年學士大化始府君舉制科未第而遂
取學職也以母老祿養故旣而母果背養則奔號極
毀哀過乎禮旣葬作思本樓時時登樓望思悲哀焉

後起教閩之仙遊轉巴郡所至有造時永嘉黃少保
淮得君當國鄉人輻輳歸之府君與少保有平生獨
自守不徃三仕竟不遷以景泰改元謝事歸益惇禮
教爲三言詩戒子孫言近旨遠始創墓田十畝以奉
祠墓恤孤振乏惟日不足焉有郭千戶者貧且死府
君乞之葬地又戒子孫上冢時必酌郭戶侯世世無
絕也至今遵用之府君以壯艾謝事優游家食二十
餘年迺終故得益樹其善以遺後嗣配倪氏子男三
人府君葬後九六十年而都御史大庾劉公節表其
墓

論曰仁十公豈不亦躬行君子哉其教子孫曰
親賢良學忠讜勤務農謙事長莫攬糧休結網
先輸官勿說謊此臧奚所知充其語儒者無以
加也或疑結網爲海濱利久矣齊民之業而府
君禁之何耶近觀漁採者歲有折閱或以亡軀
破家其勢如探鉤決賭一不勝百萬立傾夫舍
南晦不緣而幾無端之利斯誠仁人所隱哉頃
歲海禁自厲官邏出沒害漸益芽往者亦無異
蹈罟阱矣然後知格人之爲元龜也

義四四府君諱良淑字欽仁以字行性介直行履端

慈耻爲是非非是語嘗曰人之生也直不直則生道
滅矣命其所居曰直庵又曰不學而絞過乎直曲意
徇物不及直皆所不取也安溪知縣陳公輔聞而記
之曰大哉侯君之言蓋夫子擯攘羊譏乞鄰必若坤
之六二中正則可矢抑順理者直也侯君事父母致
孝撫諸弟旁及羣從有恩捐貲葬無主之叔凡二人
順理哉順理哉文多不悉載配葉氏繼楊氏府君生
永樂壬寅八月九日卒成化丙午五月十三日壽六
十有五墓在仁十公之右

義四五府君諱良潼字欽爵號介庵生而英偉能文

二名山人文集卷之一
爲邑諸生升國子大司成周公洪謩雅知人生徒萬人獨視偉府君迺延之私第南面爲其子師時人以爲寵名卿子弟多來受業者成化庚子拜惠州興甯知縣惠嶺南郡仕者故多饒益之利而民喜逐末又好訟府君至則矢民曰吾常祿外所敢毫髮漁爾民者有如明神卽爲條約務民于本繫囚且干人府君悉慮平亭當報之諍辭至莫不迎刃立折民迺始大服却退相戒不敢欺矣士陋不學府君獨念文翁常衮教化閩蜀則僻壤彬彬於是躬卽橫舍都授獎進之無何諸生殷輿起甲科人爭慕學邑中大化先時

部使者以興甯僻陋行部多不至及府君治有異績使者至必往觀焉邑人爲作攬轡亭刻石頌之居二年府君以衰疾乞休百姓聞者盡泣太守吳公智密上事兩廣都御史曰幸爲民毋聽興甯令都御史朱公瑛迺報曰令乞去而守乞留此有所以然雖然吾知令矣令其強留爲民府君不得已復起視事免蛋民之役招撫獠獯民夷按堵險阻盡治穀土大闢居又二年使者交章薦之而府君復持前志求去是時陳公選爲方伯陳公賢者好士尤不聽府君府君堅卧久之會給事林公霄使廣聞之爲言陳公曰公不

二谷山人文集卷之一
許興甯令者非以其賢哉夫賢者固不可奪不若因聽之以風懷祿而濡遲者於是府君得請歸未至道卒時成化癸卯十一月四日也壽六十二矣歸葬頓旗峰麓方石謝先生鐸誌其墓銘之而惠大記者惠郡乘也名宦有府君言府君卒時興甯民人人感泣哀思之

論曰惠哉興甯公之治往岐山府君業國子而遇興甯人談興甯公恂恂欲涕下言興甯父老至今追思之蓋公之沒於是五十餘年矣夫沒世不忘詩書所稱亦何以尚之哉

義六十府君良浹字欽本號易庵爲人恬靜友于兄弟配金氏卒葬蓮花峰下

惇六五府君惟緝字明章號逸庵警敏知書以勤嗇殖其家配趙氏

惇七二府君惟鑿字明標號澹齋天性聰慧孝友而嗜學善爲詩配葉氏

惇九八府君惟鑾字明祚號月溪剛毅好學早卒至正德辛巳梅亭府君脩譜序曰家乘散軼矣幸而支圖僅存者吾亡弟惟鑾好古之力也配張氏見女傳
惇百七府君惟錦字明絢號鳧磯又號素庵偉人長

者梅亭府君愛重之配連氏舉五男子以一嗣月溪
府君後岐山公是也然府君器其所生居常猶子之
壽六十八塋頌旗峰下
惇七五梅亭府君諱惟鋒義四四直庵公仲子也自
教諭公以仁聞鄉里傳其子孫至府君三世矣愈益
篤蓋其仁不忍一物失所其勤不懈一息其廉不以
一介非道取予其誠貫金石至如壯年失偶不娶撫
二孤成名當仕辭榮而老者皆其細微也自一時郡
邑大夫士庶里巷廬兒販夫皆知梅亭公仁人配太
安人陳氏俱見藝文本誌

惇八五府君惟整字明球號蘭庵善人也早世配方
氏見女傳後嗣多立非獨女德也蓋自府君慶遺之
行百五三府君廷弼字孟傳號岐山爲人脩潔雅正
文行鬱然始僉憲府君以詩教授自暘瀕公以下群
從子弟受詩者無不蘄萃有立然府君最器者岐山
公卽一時諸儒生皆避讓之然公屢舉不第會有
詔精選歲貢不限以年使者都試之悉如賓興之制
則公遂穎脫高等駸駸嚮用矣稟命不淑以嘉靖己
亥自國子歸卒於錢塘聞者莫不悲傷之公善行多
不悉著有小傳見藝文配連氏子四人守綱卿皆雋

才以卒之歲迎公歸葬展旗峰下
行四二府君廷詔字孟巽號拙逸爲人方面重願厚
背音如洪鐘望之知其富人也善心計羸縮居積爲
一族冠然府君攻苦執儉躬布衣草屨不以一毫屑
越其財其起居如窶人壽七十三配周氏卒塋蓮花
峰下至子鴈南君用諸生輸粟入國子始稍稍出其
藏以治第宅起家墳煥然改觀矣然拙逸公雖性嗇
顧易動以義徃先僉憲公嘗謂曰君宗子當勦力先
人爲專祠祀又嘗樹表墓上則府君咸黽勉俛而從
之起直庵公祠門之左伐石表教諭公墓皆其所爲

也

行百四僉憲府君諱廷訓梅亭公長子行百十七鴈
樵府君諱廷誠梅亭公仲子梅亭公深仁厚德內美
闇如及長府君繼之龍變虎步宦業光偉直聲動朝
著所在奏績爲一時名臣仲童卯則取上第古文詩
歌擅海內人咸以太中道術眉山文采不足多讓然
兩府君時時追稱先德每自以不及云僉憲府君配
陳太宜人繼林七子鴈樵府君配吳二子並有誌見
藝文

行百三五府君廷論字孟侃號勉齋爲人剛正仕廣

平教卒配錢氏王氏子三人府君得壽六十一葬蓮
花峰有誌

行百三府君廷謚字孟甯號東嶠又號東海爲人勤
敏有孝行父無功叟悅焉故業詩旣久不第則去而
業禮禮經浩瀚學者多苦之然府君讀久之不倦性
不近酒晚年逾壯姬御常數人而配金安人殊不妬
穆如也絕于悍俗聞者共難之府君與弟暘灝公皆
以貢上 京師暘灝公先卒府君任爲西江學諭久
之自乞致仕督學使者留之不可則移文獎贈之歸
益自劾行義起節毅公坊釐正族譜考據支圖屹屹

也其功尤鉅者用前代土田殘缺故計行求得始祖
二世祖墓薦莽中表之以貽百世子孫文具藝文中
蓋府君每祭若清明上冢至其父未嘗不哭也其孝
義至老不衰云壽七十一卒葬緱山墓當所居之左
行百二十府君廷謀字孟聰號蓮峰爲人溫慎以歲
薦未仕卒配周氏四子一愷守統嗣爲諸生皆有名
府君得壽僅五十六葬前山有誌

東房者其始來遷也當緱山之左在吾老宅東故曰
東房東房之居尤適海其山雄渾而峭厲故其人尙
武傳聞其先有雙拐單拐者以武捍海上族人庇之

時平既久益左武而東房特少文以是二拐之功不著其旁支三傳爲惇四府君典史鈍鈍傳行八府君必淳必淳傳孝三厓南君景亨皆以雅善稱女嫁窈魯朱氏太守蕩南公諫之所自出也又其旁支四傳爲行十六府君必歆字文簡號鈞隱和厚樂易人也善詠諸壽至八十四卒配楊氏其季行二十五府君必韶字文樂號畧庵則驍雄直氣以俠聞有二拐之風焉壽七十八配陳氏二公兄弟也而其性度不同如此卒俱葬饅頭山下

行百八府君文光字思賓號春江爲人雄毅有才能以詩教授郡中其門下士多達而府君獨以貢晚乃仕爲壽甯教卒官配鄭氏子一人

悌六世琰者孝三厓南君之中子也字惠溪爲人端直而好義有父祖風其與人不爲詭隨而誠悃懇至人樂與從事每先世祠墓若一切義舉公私之務他人所泄沓不急者則惠溪必先至後罷或出財輸力自慊其意所欲而去以是族人多重之者其天性篤一日其子惰惠溪誨之微過嚴子夜亡其家墮河死則惠溪痛自傷邑邑成疾無何竟卒配王氏蓋惠溪善人而早世君子悲之

劉氏趙氏通判公配當宋嘉泰時從通判公死節海
 州追封俱永嘉郡夫人事載宋史忠義傳及大梁李
 枝記中
 連氏興甯公配也性勤儉興甯公家故饒又仕有祿
 矣安人願蔬食菜茹日夜織作如貧家藝圃有餘蔬
 必市鬻之曰吾非以求豐也欲令子孫不以饒裕故
 怠生產作業蓋興甯公守官素絲之節安人有力焉
 張氏月溪府君配也始府君娶黃不悅而歸之卒乃

二谷山人集

女傳

劉氏趙氏通判公配當宋嘉泰時從通判公死節海
 州追封俱永嘉郡夫人事載宋史忠義傳及大梁李
 枝記中

連氏興甯公配也性勤儉興甯公家故饒又仕有祿

矣安人願蔬食菜茹日夜織作如貧家藝圃有餘蔬

必市鬻之曰吾非以求豐也欲令子孫不以饒裕故

怠生產作業蓋興甯公守官素絲之節安人有力焉

張氏月溪府君配也始府君娶黃不悅而歸之卒乃

二谷山人文集卷之二
娶張安人年二十七而府君遭危疾謂安人曰吾死
矣若未有子當善事後人勿以吾爲念安人卽涕泣
自誓及府君歿則哀慟絕食者經旬不死乃復食居
喪深墨已除服猶垢衣蓬首會其兄來視哀之卽諷
謂安人年少無子今當安所爲計安人悲怒侍婢且
進髻卽引刀截擲之曰今而後吾豈復髻哉因謝不
見其兄而安人自是亦遂與父家絕不復歸甯矣是
時岐山府君始生逾歲遂定爲嗣悉歛月溪公之遺
器服手澤櫝藏之每祭啓視悲泣如初喪焉以至於
老門內之治極嚴嘗有僕行庭下少嫫不敬立命逐

出內外肅然壽八十有一合葬府君之墓

陳太安人梅亭公配附公本傳中

翁氏惇八九處庵公配少而寡治生教子砮砮也諸
子耕讀稍懈卽鞭笞之不少貸用是仲子勉齋公以
儒仕爲廣平教而長子庸軒公以下暨諸孫人人用
治生殖其家安人之遺也壽八十餘卒葬蓮花峰下
方氏蘭庵府君配事姑以孝聞年三十四而府君卒
安人撫二孤植其家人無間言得壽五十五卒葬饒
頭山之麓

趙氏行百廿二倍庵公配富家女也而有儉勤之節

年三十三而信庵公病革訣趙曰吾老親藐孤以累
汝矣趙涕泣失聲曰諾及卒則孝事舅姑愈益甚甚
于信庵公時始公以用不節靡其財家稍落及安人
自持門戶拮据經紀家更以饒平五十四歲而卒
陳太宜人僉憲公配附公本傳中猶平
高氏行百廿五公配節推璉之女也聰慧知書父奇
貴之相攸必得儒生以歸公公始嘗有室棄之年逾
壯乃娶安人既至家徒四壁而安人又生貴人皆以
不堪廼安人則顧執婦禮愈恭時時與府君相高以
古老萊樂羊之事夫婦敖然自足其貧焉安人嫻於

容止進退有度女婦共師表之既府君學久不達其
貧愈益甚至不能蓄其嫁時奩具則安人勤瘁邑邑
無何竟以病卒年三十五矣安人既卒久之暘灝公
乃以歲貢上京師試闕下第一而安人所生二子長
一封穎有文負氣高自以青紫可俛而拾也然暘灝
公竟未命卒無一日之祿二子亦相隨以歿乃安人
竟賚志悲夫

趙氏伯卿室方伯侯齋公女也生而聰慧婉婉不妄
言笑年十七歸伯卿素善睡居常晏起比趙氏至則
相之夫婦風興上堂起居毋敢惰嫁數日卽執女紅

以衣其夫自中褻廁煖袴之屬悉自爲之已而歸甯其家會伯卿爲諸生試郡中而天暴寒趙氏則自其家絮衣寄之襖襪至中夜衣成而趙氏病矣病三日竟卒方伯公痛其賢女也爲文誄而哭之讀者傷焉論曰蓋女慧弗壽以其得天多也慧而德尤甚焉往方伯公仕京師也先大人以議禮逮京師余髫而從方事急莫余敢主者方伯公旣偉人有氣節及其夫人又皆與余家有聯則收余子弟蓄之是時孺人生五年矣辨惠能言余知其慧女也去之十二年而孺人來爲婦于吾宗吾

宗之人皆稱其端慎靜默德音韶然莫得名其善矣伯卿蓋謂余曰婦孺人之於內則也蓋靡所不備云嗟乎令女哉而非方伯公夫人之教曷臻其慧而德若斯之懿乎蓋桂蠹不實嚴霜所悴之而墻陰則有宿莽悲夫

夫女無儀尙矣然伯姬之善鄰國爭媵春秋嘉之吾侯上世蓋多內則前記諸公所自成德也而以譜牒不立類皆湮沒至或不能舉其姓氏悲夫故今斷自所知傳其行事如右方云世之言女德類高貞烈顧烈女一朝之決耳至如節婦其決同也而非堅久則

不能完其身而立孤故 令甲節婦必年及者旌焉
語云蓋棺事乃定雖然至如吾家周氏之節則人僉
期之有終矣如徐氏女之於父母雖細微則人僉謂
之賢矣余亦附傳之以俟他日攷焉

周氏者孝百二十一伯平妻也伯平爲諸生多藝能
而性剛難事然周氏至則以賢見禮已而伯平病火
躁怒數無故暴虐其婦窘迫萬狀周氏時時悲泣而
伯平病不可爲語久之竟卒是時周氏年纔二十四
家徒四壁遺孤在襁願舍中無一可繫而恃者伯平
又前以病寡恩然周氏銜哀秉禮足不踰閫事姑撫

孤炊煙屢絕晏如也始周氏與其婢居其婢弗堪也
竊有怨言周怒責之曰爾乃欲去耶卽逐之獨與諸
孤屏處一室人莫識其面雖同室女婦之會固請要
之終不出也然周氏有寡母周氏亦時時甯其寡母
昆弟凶年時從請粟續食然卒無敢以其年少窶貧
諷慰之者斯固其摧傷慘沮之色有逆折人者哉嗟
嗟乎賢女哉愈於引被斃面抱樹而燒者遠矣

徐氏女者行百二十九府君女也旣歸徐以其父母
窶貧日遣使饋問相續于道已而父沒家益困母黃
至不能自食女則迎母養之而別遺蔬米其弟如是

者十餘年而無倦色僉曰女天性不弛其父母昆弟固也至如壻家亦非裕饒其久不難屑越其財以活其妻族者則壻亦非常人矣哉將亦女之誠孝有動之者乎嗚呼賢矣

二谷山人集卷之一女傳

終

二谷山人南署集

裔孫裔封勝之重梓

賦

讀鴿賦賦

有序

司勳皇甫大夫舍中馴鴿十餘既被言欲行則放鴿于野鴿有去而復還者大夫感之作鴿賦讀之悽愴決絕余以大夫往忤中貴承譴江湘既狎於憂患且君子焉往而不三黜將廣大夫之意故復賦焉

何浮雲之黯黯兮哲人罹其背灾欽乘沐而淮暗兮

遵庭除而徘徊覩遺鷓於坐隅兮羌欲飛而未忍流
惠音以盈庭兮情鬱結而紆軫感夫君之昌辭兮怛
臨軒而太息張羅闕其在門兮夫何斯禽之獨見睨
亡稻梁以與女兮故棲溢兮不存鵬鳥告余以將去
兮雄鳩鳴而翩翩罽深林以出雉兮弋高天而下鳶
覽機辟之恢恢兮孰羽族之能安禽將犧而斷尾兮
獸將絜而決蹠乏彼鶴之惠姿兮孰云屈乎萃軒奠
東門之食飲兮發賈生之休問羌聆音而鼓翼兮俛
抽思而若愠何主人之夙知兮猶感激乎茲辭歷險
難而密若兮顧微禽而怛之扼怒虎之咆然兮曾不

忍乎虻之啣膚登太行而不慄兮廼方皇乎陂陁昔
機槍之于紀兮弗揚光于帝側執法貽而相睨兮勾
陳弗求其賊君乃挺夫剗墓之銛刃兮巖植立于中
流終被椒蘭之唼佞兮亦浮湘而遠投猘獠之牙森
其相向兮世共嗟其濩落陷危亡而不反顧兮豈復
恹夫好爵悲荆棘之既芟兮芳蕪蔓而不揚鴛既違
夫鴟鴞兮百鳥喧啾而踉蹌彼螳螂之執葉兮黃雀
睨而在後閱傳舍之流人兮孰棲遲而能久循疇昔
之顧養兮儔輩响其相鳴條澶漫於中野兮渺不知
其所征慨衰榮兮各一時子特立兮有所思江未春

而鴈北社方秋而燕辭釋山中之隱禍兮遠幕上之
至危智寧二蟲之不若兮固義結而不可離隘廷尉
之題門兮晰馮公之過市烏獸不可與同羣兮余非
襲人而焉處昔靈均之遐征兮睨故都而躊躇顧微
羽其猶若茲兮又焉詫乎吾纍亂曰嫵媚飛抑故所
息兮確確自潔物無慝兮儔侶既遠形影隻兮夷猶
躑躅感今昔兮永葆孤貞矢無極兮

二谷山人鴈蕩集

賦

嶠山四壽賦

在昔遂古泰壹棟宇羲舒九跳嶽瀆某處跂喙攘攘
蕃殖其所於是迺眷而西顧極昧谷之絕隅貳太華
以作鎮啓會城之陪都中黃辨物名之曰嶠巍乎高
哉其爲山也穹崇弗尉龍從萃律排浮雲以直上兮
岌層巖之造天揆羲和之暢轂兮指列缺之廻鞭南
箕睨而在下兮見玉衡之平懸飛隼側翼而不能度
兮窮猿呼而中顛迺使少昊司封蓐收行藩盤根發

脈衡兌巨坤金精固結靈仙之門其上則有六草間
生五芝耀莖昌陽九節山精特英千齡之松億載之
椿蜿蜒龍鱗扶疎輪囷其鳥則有玄鶴青禽滅影遺
音白鳩朱鴈刷領舒衿其獸則有青牛之角白鹿之
骼玉澤燦以星羅騶虞懿其不肉迺有璿玉鏐金車
渠璆琳名珍異琛絡阜駢林元氣所釀是曰丹砂秀
發重壤含光吐華超八石之精英艷赤城之朝霞既
寥廓而絕俗爰鱗萃乎僊家自鴻荒以來載在典墳
禪姓受氏靡得而殫云已神明之胤實爵于譚綿綿
延延千載而不絕宅乎茲山之南帝懷明德介茲繁

祉嚮用箕疇之一米荒商山之天位健順於外內續
明兩於父子蚤合金膏之流饌蓋鐘山之孕於是靈
辰既屆柔弧在堂四老迺以縞衣鳩杖出乎與窆之
房金童授几玉女薦觴太上隕然而中處兮旁舉案
於任姜娛五采之繽紛兮迺皓首而斑裳榛栗棗脩
婢媛以佐饋兮颯蛾眉之既霜顧頷諸孫於堦屺兮
拜黃綬而受金章承后皇之嘉命兮天書燁乎煌煌
豐有芑兮湘有蘭述祖德兮猗聞孫始執憲於廷平
兮析楊自以不窵紆東南之民力兮申重寄於藩垣
靡使旌以東鷺兮結四牡之深恩陟吳山而倚蓋兮

望峨嵋之雲屯既資父以移事兮蓋崇子九載而不
及門青鳥翔兮西飛訊內豎兮重闈童顏寔其無改
兮齒髮津津而未稀申燕詒以結言兮其惟事主而
亡違蜚仁言以爲膾炙兮顏奉瘠而實肥被令聞之
文繡兮軻養志於引機單脩能以應昌時兮歷中台
而陪太微指麟閣以爲期兮及功成而來歸幸膂力
之未愆兮尙望女而倚扉爾乃德宿西聚使星東曜
仁涵春海之波明朗秋旻之照蟄雷所震勾萌畢達
威申醜髀惠蘇白骨龍門高而士來熊車駐而民悅
冰不足喻其清玉不足方其潔於是風行俗定老康

少懷縉紳之徒逡巡及階同辭而稱曰蓋聞珠毓圓
淵珪孕折水南山有橋北山有梓維四壽之高踪辟
循源以及委澤下處而上施鼎出否而得子凡我浙
民沐浴休祉寤寐乎太丘之園想像乎高陽之里思
獻祝而靡因兮睇高山而仰止願四壽之壽朋嵎岡
而爲五兮歷千秋兮不墜

年歲在乙卯大夫任廣東參議其僚侯一元爲拜手稽首謹記之曰人安可以不爲善槐莊杜翁暮夜行虔中積歲而聞天子盛德之報子若孫食之故鼓鐘必聞鶴鳴斯和而屈生患賢士之無名史氏冀青雲之有附是未知有鰥之孝升聞而畏知之廉上逮也或曰杜封君行善寧爲名耶誠其廉不汙遺金其仁不忍人之死伸其志而已蓋善而無名命之曰陰德陰德者天所厚也然而制詞稱義聞者何也曰臣故業詩詩之言義聞旨矣蓋西伯陰善而光四方非有蘄於名也而令聞隨之猶響景也儒者諱近名然

而不廢名教鄙無聞疾不稱何哉易曰不耕穫不菑畚此言明道正誼無爲爲之也然天下固未有耕不穫菑不畚者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焉用自引深匿若逃雨畏露者然哉斯亦矯過其正矣臣竊惟制詞善者三焉其一曰知天天之大德曰生而人其心也故人而仁心內結義聞外澈天必厚集而遠施之自翺飛蠕動跂行喙息之微猶必循事爲應又況行義活人者哉故近而在其身則裴晉公曹武穆是也遠而在子孫則駟馬之門三槐之堂若持左券可日月而合也其斯以爲天地之心乎其二曰動民

凡王者之過惡揚善以順天命也揚善莫如勸勸莫如名貴富之所不及祿爵之所不馭者則名焉輔之故有榮於華衮久於金石所被者寡所動者眾所敬者近所悅者遠其惟名乎先王所為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也夫受金魯府則贖者眾焉况寵嘉之天子之庭乎斯鷓鴣可以革音羔豚可以不飾矣其三曰立教凡基必構菑必播析薪必負然後其盛者傳焉故曰積累夫義聞造周者非文王耶然自后稷粒民幽公思輯岐下存愛仁累而深其日久矣世言黃衣使者實與楊氏不知震以下五公自為積累也杜大夫

自其太父時則已好施掩骼埋胔為貧者粥振其婚喪至破產不顧及槐莊翁則貧矣奉持弗怠其歸遺金則餬口教授時也即其居饒可知已教杜大夫必依長厚故大夫剛弗折廉弗劌栗然而玉鉉曩為刑曹爭人之死至犯顏左遷出入中外所至以忠厚正直為聲則翁之遺也積益亦厚矣凡杜氏之子孫登斯堂觀斯名也其有不勸為慈孝者哉義聞之宣斯無涯乎是用侈張之以對揚 聖天子之休命

其間乎... 以... 天... 命...
... 其... 不...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 其... 亦... 其... 亦... 其... 亦...

二谷山人雁蕩集

碑記

城鶚頭碑

國家威德遠馭四夷為守山海之邑或不備城郭吾
樂之先嘗城矣以兩溪之水不時決鬻至于槍纍儲
胥闕如也中世有警始城後所置兵焉掎角既形內
地斯固其外海濡要害之處徃徃列障戍兵矣顧獨
遺鶚頭鶚頭者其山下漸於海深流隋岸無沮洳以
難之海有不靖即鶚頭常先受兵嘉靖乙巳秋賊一
夕登岼邑侯歐陽公先事調度伏兵戰大捷事具先

二谷山人文集 卷之二
君子記中其後賊來他處輒膠沮洳斬馘破舟者數
矣而終不敢睨鷓頭第逡巡海中則以侯前日一戰
奪其要路也侯深惟賊尙逋誅遊魂假息而民無藩
籬之限戰勝餘威不足恃也迺復卽鷓頭城焉歲丁
未 月城成邑人侯一元曰休哉我侯爲樂樹百世
之固往者賊紛紜時議者多言海防其大者不出三
事一曰歛民入保毋令樵漁者爲餌于賊禽者爲賊
間焉二曰召募得賊者與贖鎊金鹵獲以畀之則人
自奮而戰其所三曰戍要害寇來則有所覘過則自
顧而不敢深入是三者皆躋而侯大略施行矣迺余

本侯之功莫尙於爲民請賑其次自將距險又其次
乃今爲城當乙巳之歲衡中國以南連省大侵吾樂
中人之家群行搏食法寢不行而有司請賑不得鄰
境之糴交閉民安逃死乎繇是閭閻日感賊衆日滋
邑里之情畢爲賊得是有繇來何獨漁樵者之咎乎
侯時下車未久洞晰斯害若沃焦釜迺挺身獨爭監
司得粟數千石各以豆區賦民民始全活來糴勸分
小大悉定士之病者稍任負戈迺始料揀習之於戎
故曰用兵之道要在附民假令侯奉職自全畏於失
上則必不能得粟百里之內人人自搖誰與制敵矣

故吾以爲侯之上功兵久不用紈袴日媮平時旋抽之節亶爲容觀急則固其城加壘石焉嫻然亡爲民援之心侯援桴所鼓廼市子弟耳亡不手戟而戰者若何嘗敵侯乃躬率之海上止於兵衝賊艦咫尺軍聲相聞侯堅卧有條侯之膽身犯矢石有安平攻敵之志用是人人氣決不戰自倍然後香餌重賞可得而用矣故侯自將之以奮士捷矣侯又不恃戰而城是營是廼古昔脩攘所貴王道所爲全也且守之道百於攻中國以全力守四夷寇賊坐而徹耳南仲朔方小范大順是其效也世之仕者當身爲務去不復

顧以故一切爲媮以侯累勝之威可數歲無事來年且報政行矣廼方厲士乘城爲千百世計嗟乎仁人之心豈不遠哉蓋善理人者如理身輕徭省賦不賜而民給中戶自裕貧下不迫振其凶災爲民蓋藏元氣厚矣懸賞厲法三軍爲一用財則若流刈姦則若草辟藥瞑眩厥疾瘳矣疾病已除元氣已復補苴罅漏謹邪所自毋令復來六氣之沴遠矣故數勝而亡者元氣薄也仁義而弱者藥不審也先笑而後號咷者少愈累之嗟乎夫治豈不艱哉侯謂余曰盍記諸以詗來者毋俾城壞余惟漢營平有云兵事當爲後

法廼不嫌自伐其功余所以道侯終始縷縷者亦欲後之君子鏡於先難增脩其故非以爲夸侯無庸匿諱爾侯名震字龍岡西蜀巴陵人是歲十二月二十二日

樂清縣學重建孔子廟碑

嘉靖己酉秋吾樂庠先師之廟毀于颶風邑大夫滇南楊侯某大懼文教之佚上事當路鼎治之文牒往來辛亥冬廼克卽王明年夏廟成崇于故五尺弘麗有加焉爰以吉日踐位成禮翼翼皇皇多士興于堂萬民若于牆侯生一元曰知務哉楊侯愛民惜費而

不以儉於學蓋春秋不書泮宮不以民力緩所先務我侯有焉夫橫舍茂草梁木亡仰有司之責也博士倚席諸生多暇亦士之耻也盍相與講以所聞昔人有言祀無無功德者也則未有天下祀也天下祀惟孔子與社稷然食社稷者配而孔子則專以斯知其盛也雖然寧尸而祝之已哉固將羹而墻之師道存焉爾昔者夫子師堯舜而堯舜師文武而文武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堯舜文武孔子之道吾之道故學不若孔子若穀之不實井之不泉吾止也而寧有異種殊源者哉是故天下郡國

所在有學學必有孔子而孔子之祀曰先師誠以師之也夫配哲兩廡何也是昔之師孔子者也而有至有不至若顏氏之子則命也由顏氏而下君子弗謂命焉故孔子師也先正友也六經四子則師友之誨規也焉徃而非嚴憚切磋之所哉凡學不明諸心則不能以措諸行國家以經術造士固以明之也孟氏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若大路然自有傳註以來說大學者無慮數家徃徃刺謬於羣籍盡以其意鑿而說之恣睢汪洋因噐噐自與玄珠在是矣干祿利者以爲筌蹄固未暇質其是非也拘方之士執噐數

辭章之士繁枝葉紛華之戰日勝四維之係日解士之品至於功名則希矣蓋昔者夫子思狂狷惡鄉原原美名而狂狷民疾也野人則從之君子則否所取舍常違俗何哉誠疾夫文勝也故非斲雕爲樸敦本尙實使高明者撤門戶卑近者振汗陋中庸模稜之士去文貌則雖終日言道道不近矣聖人之道猶天然并包而下濟雖互鄉闕黨不逆也至於及門之士則誅予攻求而勿納參又何峻也夫略而待之者固恕備而責之者固嚴歟今學者既皆誦法孔子襲其衣冠依門墻之高窺宗廟之美而夷攷其行不棄於

孔子者幾人哉歲時對越駿奔洋洋子在上斯可以
惕然省矣抑語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諸士子
方學則優學之可也吾斯之未信而仕而迄弗能自
返於學其不尤可懼乎愚是以願與諸士子圖之以
副楊侯色笑伊教之心是役也丞某簿某尉某胥勸
工事而司教某某胥樂厥成

二谷山人武林集

記

雲村記

吾樂形勝不甲於他邑而却阻疊巘前榮二流鬱乎
麗佳二流之外有峰對起塔湧其巔望之筆立左右
蓋他邑鮮焉在東者其峰尤奇峭絕特而其流亦特
盛以故吾邑之產聞人卓行儒林雋材崢嶸代作若
王忠文李著作吳恭毅諸公是已而皆東鄙之產也
詩云維嶽降神豈不信哉父老爲余言王忠文時嘗
有雲五色見東峰之上已而忠文狀元及第至于今

二名山人文集卷之二
峰若溪蒙雲之號焉余姻處士李翁家峰之下溪之
上榆柳蔭門村墟遠舍顧瞻東峰仰景先哲爰卽所
居自稱雲村處士余每過其處青林碧流雲物掩映
輒爲之低徊久之不能去也升其堂接其人夷猶散
朗觸物無心亦無異登山陟巘而怡白雲也斯其無
慙雲村哉或曰雲爲王忠文來也忠文狀元及第而
翁迺布衣處士無霖雨之望若與雲不相似然嗟嗟
流俗人之言彼固未喻雲所以來也且若忠文之位
盛矣然吾聞宋時狀元迺有用手搏得者從忠文至
今狀元及第者何限自吾郡先輩不乏卽不聞雲降

之也夫惟忠文人品星雲河嶽凜然百世之望至今
其遺文芳躅絢爛照耀上干氣象非直有宋之人爾
是以天不愛道爲之休瑞名被山河永永亡極豈其
貴之祥哉且顏子陋巷絃歌適時之否何遽不爲禹
稷禹稷玄圭章甫適時之通何遽愈於回辟之於雲
觸石膚寸不爲儉并包六合而水下土不爲奢也吾
觀翁狀貌有溫溫恭人之度寡言慎行有吉人之守
宗族鄉黨舉無違言所謂有道之士者耶人亦有言
聖人我師以忠文所以持身者持身是亦晞驥之乘
已吾觀前史羊裘男子上動星文陳荀庶人杯酒之

會德宿爲聚不聞其時公卿顯人致斯異也馴斯以
觀忠文之雲在此不在彼明矣明矣然吾又聞翁雖
好遯不住而中子某也實爲儒翁所以式穀貽謀者
固當以忠文期也霖雨之用其可日月冀乎聊承翁
意記之以俟夫雲之再見

存軒記壽李翁

存軒李處士者樂右族也爲人默而好深湛之思歲
在嘉靖丁未處士年五十矣或曰五十始壽盍壽諸
處士聞曰何以壽我哉爲吾得仁人之言開吾所以
存也以志吾軒吾其有永於世矣客以告侯子侯子

歎曰處士其有所闕乎而以存自命也夫物在之之
謂存天之生斯人也必有以與之其貴屈國爵其富
并國財若巨室挈其千鎰之藏以居其子也不待贏
縮居積而生已備矣夫不善負荷者或恣睢以屑越
其財其亡忽焉斯逐欲者也窮飾綺靡其內日不足
其外日有餘旣而的然亡矣斯殉名者也猶之千鎰
之與也不自見而見人百物聚焉而不爲吾用霖雨
十日而號曰父耶母耶其貧我也斯弱者也故弱之
存猶亡也殉名者存之而不能不與逐欲者兼亡嘻
天之所以與我者其難存矣乎蓋古之人有言曰禮

失而求諸野夫禮非野外者閑也然而公卿大夫之所閑其於禮也遠矣故曰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而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其存今夫士大夫終身業焉而求之無有也秉耒版築魚鹽之人日不知書而其行事常有分於道斯非所謂楚亡而凡存者哉李君勗之吾於子有望矣夫五十者氣志盛衰之候也故必有聞焉以卜君子若遽氏是也人能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者可與存矣請以爲之壽

南園記壽李翁

夫觀人者何必遠哉觀之以其所自命亦足矣余嘗

以天下所爲劬勩不寧者患在人情甫田而遠思故樂與耆宿無營之士娛嬉乎尋常蓋晚而得南園君南園君者李氏余童子時則嘗識之以爲徒柔愿和光而無町畦者爾旣余馳驅二十年讀禮而歸也則南園儼然爲其族之綱紀族之諍辭小者平焉大者有司召而咨焉族之禮事小大所稟必曰南園君南園君夫余至是始知之故曰余之得南園君蓋晚也君嘗與余遊乎其所謂南園者蓋廣輪不盈畝畝曾無紆曠之觀又無亭榭高明之居所樹徒樗壺苴瓜家人作業以方洛陽平泉詭異之聞何啻天壤哉余

戲視南園君曰君園如是以遊客得無繫其左足而以自命也將無欣然河伯之美乎然余立久之不能去也蓋愛其蒼然而近人處乎邑里之間而若四海九州之外者云余所謂愛其人而忘其園者耶昔齊宋二君形有所忘而視全人脰肩肩也使余遊乎洛陽平泉詭異百此者又安知其不肩肩之耶君頗涉書記所居又山水之鄉豈無當於其心者而以南園自稱甚哉君之有似於古也蓋漢之時有東園公者其高睥睨人主淵明解組自賦其樂亦曰園日涉以成趣意其所謂園者皆不能逾今日之所見而其地

其名至與天壤相儼然則士之寄意豈在遠哉豈在遠哉老子云爲腹不爲目腹厭則已爾所厭藜藿則膏粱有不願矣夫目何窮之有且至給者萬乘也至廼狹咸陽之觀而驅石東海不足上林而規南山化人之遊極天黃竹之歌蟠地花石之轉輪動海內馴斯以往豈有涯哉斯民生之所以日感也今匹夫而擅封君之業者衆矣往往取齊民之藝圃除之以爲觀游意猷然常不厭士大夫謝事歸卽斥地爲山林其居廊廟者則松筠深鎖朱門空閉斯何爲者耶司馬公爲園洛陽其亭不過數椽采藥之圃至牽蘿綴

竹而爲之夫以宰相之園若此南園之園亦已過矣
語云知足則無不足夫養生者亦何以異於爲園哉
請遂以爲君壽

二谷山人北征集

碑

平陽縣張侯去思碑

語云良吏樹德又云悃悞之吏日計之不足月計之
有餘有味哉其言故當身則悶悶醇醇已去卽謳吟
追思而不能已若何武朱邑文翁之流豈不亦駸駸
王者之治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皞皞而不恩恩之
至也然公劉篤民而幽俗歸厚柔桑之女爰及公子
周召分陝棠勿拜焉又何思慕弗諉之甚也俗化已
定歷數百年秦氏更絃急張而無衣小戎猶依依乎

公上故治道人心而已王以之王霸以之強小世以後亡觀於十三國之風而其政可睹已余觀今世稱佳吏者類鈞摘銜知鷺搏示勇朝三取惠米鹽見能脫粟賈廉穹爵所輾名亦歸焉比其去民未有不弁髦視之者也不則其人方隆隆能爲祥孽諛以威起故道旁之石其人達官則鮮可讀者悲夫吾郡平陽明興以來數百載矣令去而思者僅四人焉王唐張彭皆以常調去或未久而燔類非所謂隆隆者也迺今東莞張侯則罹外艱頓踣蓬跣以去其民然民之思之倍他君此豈有璽書金秩耀其耳目福威利

害以隨其後哉既父老子弟礮石請余余曰余業知張侯賢侯也然其政奈何父老曰張侯爲政非有卓詭者也學圯不脩久矣令巧者避事偷者若弗覩也侯下車都肄諸生若其子弟爲之披草萊立橫舍工成而民不知河渠歲久豪右侵蝕廬舍密比則苦灾侯一切按故籍釐治之泉流既清五袴夜作天燠歲歉侯毀躬露禱未嘗不立澍告灾部使者部使者無不哀矜蠲貸者其中心誠信於天人也東夷劫海上侯預城陌城扼敵金夷蓋寡益治五隘折衝千里版籍貿亂且十年至侯侯洗刷整敕所得隱田十三萬

丁男七萬銖兩之姦不行焉武弛卒驕吏不能制惡
少或竄田其中徭弗事租弗入急之則什伍執兵而
譁吏困而柔之偷以無事民業益尠侯痛抑挫防制
燁燭霆擊民無敢復竄田軍中者方譏逐盜賊寢息
桴鼓除治社學牯民於童牛其規爲施設寬綽靖謐
古良吏之選也天不欲究純王之治乎俾汔成而釋
位夫石何裨於張侯哉以抒吾思焉余曰如父老言
職耳吏有能爲之者父老不思而思張侯此有所以
爲者李將軍射石巧力同而有入有不入孰知其所
以然哉迺余歷觀邑人所思不於高名穹爵於王唐

張彭至今侯尤甚蓋氏不云乎若七十子之服孔子
流離顛沛愈遠而愈不弛其思所謂不待大者非耶
吾迺今於是乎知王道矣或曰張侯系自古韶唐文
獻公其祖也代有聞人以至於侯夫天下一邑之積
也使張侯他日爲相繩武豈減文獻公哉異時昆陽
之石與曲江相望不磨矣侯名仲孝字某別號在所
道人

城樂清縣碑

夫有國家者厚下安宅深根固本莫大乎附民而慮
危於安圖艱於易莫要乎詰兵長子之固不如晉陽

附民也河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也故有無城而固
有城設而不用禮義之爲干櫓強矣尊俎之以折衝
遠矣雖然介冑易虎兕而袒裼則惴於蚊蟲春秋絕
鄭虎牢以失險潰莒以城惡兵也者上守而賤戰者
也設險守國重門待暴固古之制哉吾樂負山瀕海
自昔無城國初因山爲險城其南偏其後也水齧之
則城盤石衛以爲外城而邑之城遂廢永樂間倭寇
至廼以師綴衛而潛師入邑於是又城後所以爲外
城塞邑之南屯戍墓峙累葉晏然城之力也然 國
家之制常大治舟艦斥遠水寨寇來與決海上不以

及城豈區區畫地守哉兵旣久戢船寨一切不治厓
厓城守寇狎弗畏於是諸屯戍不復爲邑用而邑城
始復議矣嘉靖壬子寇縱劫海上邑人騷然無藩籬
之固邑侯楊君鑰日帥壯士暮夜號戎於郭外露居
尊食民保其慈寇畏其整邑以無事御史林公應箕
過而嘉之旣而曰勞矣盍城諸乎城必周廼按故牒
得前令歐陽君之議議如國初而稍斥其南以紓水
患民便之而或虞其弗周也議久之不決於是大中
丞王公忬提兵至日因地之險仍古之制從民之便
可弗務乎廼與守廵顧公問谷公嶠廵海李文進

暨郡伯龔公秉德倅黃侯釗何侯洛熊侯梅上下原
隰周爰咨諏而我楊侯受以從事遂以其年某月經
始明年某月告成高若干丈尺袤若干丈尺帶環於
南珥屬於東西東西之山旋繞而北嶽峯成削若增
而高溪流縈合若浚而深崇臺星列長橋虹跨稍食
均故土不病分功得故財不墮章程立故役不淹百
世之固於是乎在非夫群公訐謨遠籌提衡于上我
侯鞠躬狗國奔奏于下曷臻斯之烈哉或曰詩有之
城彼朔方則獫狁于襄蓋武之善經也今大中丞公
脩南仲之烈經略海隅既有備矣迺者偏師再捷俘

斬無筭方將馘累歲之逋寇復國初之荒徼樓船守
望汲汲乎舊章斯又何以然哉嗟乎夫前人之畫遠
矣斯子囊築郢所以卑也且夫治盜賊之道與夷狄
異彼夷狄者各居其國服畔不常命之曰荒斯有來
則距之去則勿追之議今亂海上者本吾民也乘武
之偷奠冥於惡誘致海夷與之爲一乘潮出沒伺便
倏忽非有定壤可距而去也譬之疢癰着於筋絡不
決不除方且設間藏姦因糧資械於不逞之民以漁
獵海上海上自浙及閩封疆遠者數千里民之聚落
往往而有山涯水澨犬牙相入焉能悉以城塹虎落

周衛之乎故以數千里列障而守之則不足以偏師
獨克則有餘其勢然也兵固有以攻爲守者淮夷徐
戎門庭之寇則魯公敕甲冑飭弓矢以除之豈可獨
守南仲哉夫振捄窮乏得民之和逆折姦萌絕寇之
資附下親上使民不復爲盜者司牧之任也有嘉折
首莫不震疊且擊且降以安反側詰兵致果使盜復
還爲民者秉鉞之權也吾觀大中丞公龍變豹蔚神
筭無方而兵憲公嚴翼以共服巡海公沉毅以大略
寇固不日而盡也而分守公保釐東土金相玉質郡
公則寬宏簡重楊侯則寅畏小心彼蚩蚩之氓孰肯

背衽席之安而卽金夷之慘去冠帶之國而從鱗介
遊哉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轟轟乎高墉哉固有
之而不恃矣

二谷山人文集卷之二

終



通志市(圖)不報